

瓦薩勃利 (Victor Vasarely) 的點構成作品



斯諦馬

此物品和一件藝術品同樣有著吸引力。就以馬桶為例，在吾人的看法，它是一具有實用意義的東西，但是轉換在另一環境，即去除其實用意義，置之於和藝術品相同之場合，它也具有美學上的意義。這種觀念即是普普藝術的觀念。但是普普藝術並非不合理，它並非企圖於摧毀美感，而是企圖於喚起另一種被埋沒的美感，在意義上是社會重於藝術的。

現代繪畫的歷程，雖然有時令人覺得殘暴，尤其對於傳統繪畫的那種扼殺，的確令人會多少有著悵然若失的感覺；有時它還會令人覺得矛盾和懷疑，但畢竟它是人類科學文明進展以後的產物，而且以藝術家的敏感以及對全人類的關懷，他們用他們的畫批判了所處的時代的荒謬，在人們的心中建立起精神的堡壘，他們的動機不在於破壞是殆無疑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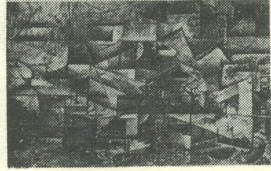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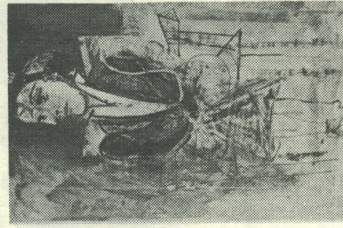
• Pablo Picasso

談完了現代繪畫的歷程之後，我們很快地把話題移到畢加索身上。

「畢加索實在可愛得很。」馬老師笑了起來，重劃火柴點燃不知道第幾根香煙後，和我們聊起了畢加索——這位生時即享有盛名的罕見畫家。

畢加索生於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的地點在西班牙南部近地中海邊的古都——馬拉加（Malaga），他的原名是路易次·畢加索（Pablo Ruiz Picasso）。在家中，畢加索是長男。他的父母的祖先有許多是畫家，他父親——荷塞·路易次·布拉斯柯，受了這種影響，終於也邁向了畫家一途，並且在馬拉加的一所美工學校當素描教員，滿足於自身的安定環境。畢加索受到父親的影響，跟著畫起畫來。當畢加索一家在馬拉加的生活越來越貧困時，他父親只好到科倫納美術學校求職，這以後畢加索由於父親的鼓勵，奠定了穩固的繪畫基礎，而在十四歲那年，他就正式地由父親手中接過調色板和畫筆。畢加索在繪畫上的驚人才華，給予

居國中的父親良大的安慰。他在十五歲時極其順利



畢加索的生命中的女人

地進入勞里約哈美術學校，稍後畫了一幅「科學與慈善」參加馬德里美術展，入選為榮譽獎。這次的獲獎使畢加索對繪畫的信心更為堅強；十六歲時就進入馬德里的聖費南度皇家學院的高級班，可是他厭倦學院式的美術教育，藉病回家不再回校。他因此失去了當一位收入安定的美術教員的機會，可是却因著此舉而使世界畫壇和美術史上增加了一位閃耀著無限光芒的畫家。他父親非但不加責備，而且寬容了畢加索的抉擇。畢加索終於自由了，像展開成熟翅膀似的飛入了當時正澎湃著的美術潮流。

自由的畢加索先是前往西班牙北方的大城巴塞隆納，在那兒，巴黎的美術都越洋而在此停泊，他加入了年青人的波希米亞集團，依靠為新聞雜誌畫插圖的微薄收入來自力更生。過了一段時期，畢加索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去巴黎，受到高更、梵谷的影響，也學習到戈耶（Goya）等西班牙繪畫家的風格。第二次赴巴黎時，在佛拉爾畫廊舉行首次個展，直至一九〇四年才定居在巴黎。

一位具有繪畫上的大天才的人，如果沒能遇上賞識自己的畫商或收藏家，在生活上立即難以度日，而且對於自己作品與繪畫能力的信心，很可能受到致命的打擊。畢加索之能夠成名，這與他所遇的收藏家和畫商們有關，也使得他不致於一輩子住在大雜院似的「洗濯船」。畢加索初次至巴黎時就有一位女畫商向他講畫，她又介紹了一位有名的收藏家馬尼雅克（西班牙籍的實業家）給畢加索，答應每月以一百五十法郎長期訂購畢加索的畫，這種有固定的每月最起碼生活費的收入，使得畢加索在巴黎定居下來。畢加索第一次的畫展是由一位畫商佛拉爾為其籌備的，只是情況慘重，不僅賣不出畫，而且沒有任何反應；他會拿回巴塞隆納展覽，結局相同，值得安慰的是他因此和佛拉爾成了知己，維持了信心。當他再度於佛拉爾的畫廊舉行個展後，他才慢慢地突破乏人問津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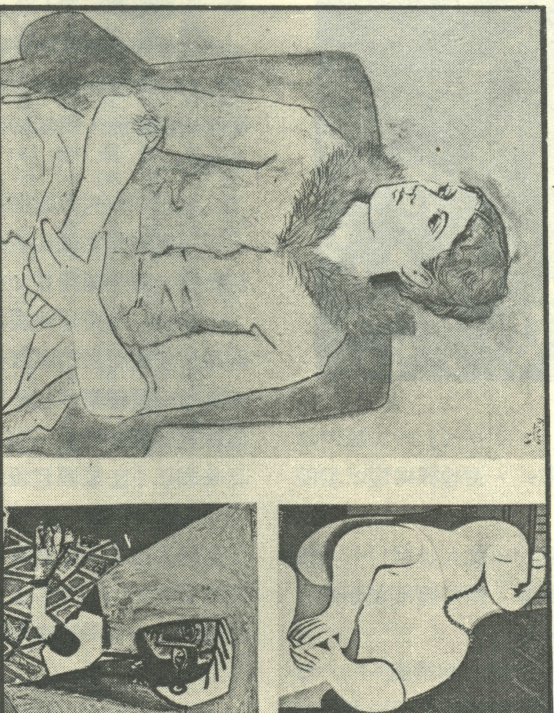
當畢加索的作品「阿維孃的姑娘」出現時，突

然的爆發出這樣革命性的風格，使得那些支持他的畫商收藏家們呆若木雞，而畫家們更有著不同的訕笑，畫家德朗（Delaunay）更嗤之以「畢加索有一天會上吊自殺於此畫後面」的話。在這種幾乎欲失去所有支持者的情況下，畢加索實在是極其運氣地交遇了一位畫商。這位名叫康威拉的德國畫商，首次訪問畢加索時，看到了這幅「問題畫」，却和他人不同地受到難以言喻的感動，遂立即和畢加索訂下長期的契約。立體派的推行也是因為有康威拉全面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於康威拉是德籍之故，全部財產被法國政府沒收，康威拉遂逃難至瑞士，立體派也因此告終了。康氏的畫廊生意兩度因世界大戰而關閉，但是戰爭一結束後他又活躍起來，在畢加索的一生中，康氏一直維持著和畢加索間的契約關係，實在是位具有眼光的大畫商。」

註③

弗拉爾在畢加索致力於立體派繪畫時期，曾和畢加索有所疏遠，但是當畢加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畫風轉向新古典的具象風格時，兩人的關係又告密切，弗拉爾對畢加索的創作不遺餘力的支持。畢加索之成功多少也應有康威拉和弗拉爾的功勞的。

畢加索的興趣並不限於繪畫而已，他也有雕刻、銅器、銅版畫和石版畫的作品，數量極豐，堆滿在他位於不同地方的別墅底畫室裡。他的創作力驚人，精力旺盛，洋溢著無限的天才，展現於他的作品時是一種雄偉的力量，一種多變的形態。此外，畢加索就是畢加索，他不同於梵谷，不同於馬蒂斯，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的作品，超越各種派別。誠如他自己所說：「你自己就是一個太陽，在你的肚子裡有千萬道的光芒。其他算不了什麼。」他的力量來自他渾厚的內在，其內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有著莫測的神秘和活力。這種雄渾的內在使他較別人更具有冒險的精神，因之他敢於大膽地以生活上的素材呈現他的作品；在作風的轉變上，他勇敢地為他人踩出新的途



什麼都不畫。他用自己的繪畫傾訴他的歡樂和苦惱。」

「畢加索經常畫自己所愛的女人，即使在戰爭爆發時或進行中，也是口味地畫杜拉·瑪爾（當時畢加索的愛人）……………」

這些話是畢加索的老朋友康威拉所講，道出了女人在畢加索的生活上與其繪畫世界裡的重要性。畢加索一生中愛過的女人依序為費南·奧莉薇·瑪珊、亨貝、娥嘉、柯洛娃、瑪麗、蒂利絲、華特、杜拉、瑪爾、奧蘭珊、姬珞、希翁烏特、賈桂琳、洛克等。這幾位中有的和畢加索結成夫妻，也有的只維持同居的關係，但是她們每一位都是畢加索作畫時的模特兒，也都影響著畢加索的風格和色彩。當她們離去畢加索時，留給他的是沮喪和思念，而當另外的女人闖入他的生活時，很快地畢加索又恢復了精神的振作。他不斷地描繪他的愛人，在他的畫裡傾訴他的愛意，甚至於在完成的作品寫上愛的

徑，這些也許可用他的一句話來詮釋吧！

「在藝術中，最醜惡的事情之一，就是固守一個公式，這種公式搗毀每個時代的好作品，因為它對世人表現了順從。」

畢加索就是這麼一位離軌的人，他受到舉世的注目與尊敬，自古以來沒有第二位像他這樣在世時集聲望與財富於一身的畫家了。可是產生像畢加索這般無以倫比的畫家是基於那些條件？那些因素？不錯，畢加索有很好的背景——出身於美術世家，有著對兒子滿懷信心的父母，還有西班牙人的血統和潛在的影響。他受過嚴格的技巧訓練，承受了美術潮流的衝激，也幸運地得到有眼光的畫商和收藏家的支持，這些條件和因素都是造就畢加索之成為畢加索所不可或缺的。但是，還有一點，那就是畢加索本人的私生活，他以及他的情人是他私生活的全部，也是畢加索作畫的直接力量，甚至還可說是他作畫的全部題材。而這方面的問題也是人們談論的焦點之一。

「畢加索完全是在描繪自己的愛，除此以外他

字眼。瑪珊·亨貝的病逝很令畢加索傷心，在致康威拉的信上寫過這麼一句：「我非常愛她，那麼我就把他畫入我的畫裡吧。」不久之後，畢加索在完成的作品上寫下：「Olie Bsa（美麗的艾娃）、Jaibe Bsa（我愛艾娃）」的字樣，艾娃是畢加索對瑪珊·亨貝的稱呼。像畢加索這般感情豐富的人，對於他所愛的女人的那種深情，為什麼會有令人咋舌的羅曼史次數？身為畢加索愛人之一，且本身亦為畫家的美蘭珊·姬珞，在離開畢加索後曾出版一本回憶錄「畢加索的私生活」，她的話也許可以拿來解釋這個原因吧。她



指出：畢加索的腦中，「繪畫」佔第一，他自己第二，「女人」才佔第三位。所以要想與畢加索長相廝守，領受畢加索的愛的女人，她必須有超凡的忍耐力，否則無法與畢加索永久生活下去。

賈桂琳·洛克是畢加索最後的一位愛人，畢加索在古稀之年同二十七歲的她結婚，然後他們在法國南部避暑勝地里維拉的別墅，過著隱居的生活。他仍然繼續不斷地作畫，而且在晚年的作品數量多得驚人。

一九七三年，畢加索正跨過了九十歲而邁向另一年時，他却倒下了。彷彿無視於生時的聲名和財富，也無視於他的愛情，去得那麼突然和了無牽掛

，把四月八日這個尋常的日子變得很不尋常。他的親人將他的遺體在普洛旺省鄉間的華維那格別墅，在那裡，燃燒在他胸膛內的熱情的火焰已熄，他已不能再畫了，可是經由他點燃在作品的火把，仍持續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幅射著熱意，永不熄滅。

● 告別的尾聲

夜已深了，接下了許多未竟的話題，我們告別了馬老師，走出大琴廳，又投身於西門町的人潮，腦海裡映現著畢加索的畫以及他的傳奇故事，那是咀嚼一整個晚上也嚼不完的回想。奔回阜興街的車上，我想起了法國總統龐畢度的哀弔語：

「沸騰的火山熄滅了！」

一座燃燒了七十多年的火山，終於熄滅了。在舉世的哀中追思和讚美中，也許你還會懷疑著畢加索的畫是否真正不朽？現代繪畫是否不能被接受？它們是不是特意要自社會孤立起來的藝術？這種問題只有親自去瞭解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而決定現代藝術的廢存就在於你我，不在於未經瞭解就遽下結論的人。

註①：十九世紀末有一股被稱為矯揉主義（ZanberisB）的美術潮流，它主要是用於室內裝潢、建築裝飾、印刷等方面；高更、梵谷和秀拉諸人的作品，都下意識地存在著這種裝飾意味，這點是塞尚所堅決反對的。

註②：「畢加索陷於一種不安，他背叛畫布，拋棄畫筆……不分晝夜地把抽象的東西加以具體化，他一邊把具體的東西還原為本質性的東西，一邊永無休止地繼續他的素描，他認為這是一件無比快樂的事。當他面對那幅集研究大成的傑作時，那種陶醉的情景簡直前所未見。」這句話是當時目睹畢加索創作「阿維孃的姑娘」時的友人所說的。

註③：康威拉和畢加索訂契約時，由於原本支持畢加索的人（如佛拉爾）對畢加索在「阿維孃的姑娘」的怪異作風抱著分手的態度，所以沒有任何阻碍地訂立了。他們所簽的約，是一種永久性和獨佔性的契約，價格是一幅油畫以一千法郎為最高標準。